四書輯釋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通攷】熊禾曰前七章言仁然多言之一身推之一家一國天下畧具其一端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語錄本意只是擇居居擇字因上包為文法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意○黃氏曰居以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惻怛保愛以全其生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曰多君子以此也○熊氏曰孟子言篇言觀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有資於人者也○通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出朙道一里之中安得人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先師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

乎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若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仁

夫子以擇處言　孟子以居處言

仁里　尊爵　安宅

擇不處仁焉得知　見或問詳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声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声而必欲得之也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以欲得之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饒氏曰溢如水之泛溢淫如水之浸淫

久約者爲飢寒所迫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流出外去故曰溢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溢字見窮斯濫矣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illegible]

對華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然聖人之言有人以[illegible]以以長言之亦○論日仁蔽凡物皆語此心而仁者二[illegible]

一失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辭密如此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語錄溪問仁者溫淳篤知者於仁若之心便是仁無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底所以又知得無私意是將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知者之仁不過利於仁耳○輔氏曰無適不然所在而不安也不易所守而弗去是也○致堂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之久處約長樂也原憲衰省閒猶改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如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然樂也○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語錄朱子稱謝此二句以爲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

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錄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之別 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又到此近則地位

知得此味滿未到安處○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不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治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有自之閒是說能仁熟處能人於此如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能處或不能理惟仁者內而外此物而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而學發物時近謂自用常行處遠讀非日用常行處精析治詩書禮樂等事粗語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與選亦用問仁知大抵學問不求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此○圖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遷改失之者可以戒而守之者可爲法矣

處約處樂

以不仁者言 — 失其本心 — 不可久長 — ○必濫必淫

以仁者言 — 無適不然 — 所以安仁

以知者言 — 不易所守 — 所以利仁 — ○不奪於物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声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声於理程子所謂得

[illegible]只著公正兩字說過如其偏人皆留[illegible]公二字也不得報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皆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於理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合是箇大人無私意正是〇饒氏曰縣尚處〇明氏曰無私心體也故好惡當於理而用此忠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此〔本旨〕故從後心已盡有無私心而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或未能無私或不能當理者非仁也令尹子之文是也有當理而或未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則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體用之別[illegible]

〇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illegible]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偏仁者能之大學曰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仁者好惡

以心言

以情言

無私

得公

當理

得正

此仁者之體

此仁者之用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訓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爲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爲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苟志於仁四字過二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悳之蒲能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能以誠焉則於全體之事可以其必無矣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衜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通書講解曰有以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輔氏曰過差誤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謝氏曰誰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內出本心尤親切矣

苟志於仁
- 以過言則未必無
  - 無心失理爲過
  - 雖志仁未必無
- 以惡言可必其無
  - 有心悖理爲惡
  - 志於仁則必無

誠之爲貴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illegible]之類亦○黃氏曰[illegible]之道者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爲[illegible]盜賊註設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錄[illegible]不當得[illegible]得則害義理故不處[illegible]居之何害不可設不計較云不當得而得[illegible]審富貴安貧賤之說極好審富貴[illegible]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illegible]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名者實之賓因名以求而欲其實○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輔氏曰貧字與賤字相反富字與貴字相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舍上聲下同

語錄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見此意左已也傳過信爲次亦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時也

非如大賢大聖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

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頃刻而不仁○黃氏曰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工夫

太至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時

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顛沛傾覆之際尤難

時存養已熟至此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則

至密工夫其去安仁不遠矣然若非此以於是仁乃基

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富貴安貧賤爲本然後能進

於此乃用力之序也

○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

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

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輔氏

曰取舍之分在外富貴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

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

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遺闕之處
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

君子於仁

以審處仁用力言

以無違仁用力言

富貴不去仁

貧賤不去仁

終食不違仁

造次不違仁

顛沛不違仁

取舍之分明

存養之功密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語錄：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

仁者是資性渾厚底則賢[illegible]心我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蓋惡之心撤多壘人謂[illegible]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辭之[illegible][illegible]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了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爲惡之切非略略恁地加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後朱若說執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使是不嘗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是已身上事非是傳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如仁惡不仁之人地位盡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求意陳氏曰私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宜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克勝始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數成學○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老不如好仁者之遲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不仁者未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成爲仁故曰其爲仁矣其是斯然之說槪惡不仁則亦將爲仁乎是而也以其惡之之浮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語錄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言一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然非欲斈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通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不之見蓋可歎也然不以謂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

以成德之難得言

「未見好仁者」論其德初無優劣

「未見惡不仁者」

仁

以爲仁之難易言

未見其不仁者

未見力不足者

蓋有力不足者

論其資或有強弱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語錄君子過於厚與愛雖不得中然猶是從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但此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察小人過於[illegible]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說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後但言斯知仁矣○或問[illegible]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叛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此皆周公孔子之其見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爲仁也知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多不發厚於夫子發此論○蔡氏曰聖[illegible]安情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目無不包但曰觀過而曰人自觀自無不猶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illegible]於其中定○說氏曰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illegible]見合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illegible]亦作仁[illegible]之仁以[illegible]所發[illegible]

實重在言一邊觀過斯知仁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過也然竊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總處不着無處不忍何待其過亦然後知其不仁○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通證〕後漢書吳祐傳祐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通旨〕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己若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過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觀過

- 以君子言
  - 失於厚
  - 過於愛
  - 其仁可知
- 以小人言
  - 失於薄
  - 過於忍
  - 不仁可知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又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語錄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遠求之未具目亦降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諸以點人之許爲獨道只如此便死亦在死了○聖人於謂人聞道而以死但下言道不可不聞耳盖將此二句采交之曰若人一生而不問道雖長生亦何爲人而聞道則生化不盡死也不滿若不聞近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空須是知得多有尚造徵免○黄氏曰此所謂聞道皆無不將空無不承之講此○陳氏曰此聞非徒耳聞謂心拙也即訴會實通或高李若不到此見繇是自務罪亦在過一宀已到此是雖死無對亦不甚了一生也○焉氏曰人不知道有[illegible]於生道空得闇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欺曰何矣來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以如曾子之雖而紛能聞亦○胡氏曰夫子因以又死爲可而乎兼生顧言之皆猶與生順而後死安也求能有所闇必不皆置身於一毫不骸之地矣○説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爲是非皆不加寔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欽聞道方斯爲子必不可不率宿臣以不可不中得事斷聖而行生覺順理則術仲無課其死方安問如道子得正而湍方死而安曰曾子惟踐道所以

須要見箇道理未聞道隨以始自家其親以至且
爲緒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朝聞日道皆人之所以爲人
之理聞道者必其見之真有得乎此理朝聞者朱子所謂一旦豁然
然貫通者尚無平日積累之功以無一道朝聞夕死可悟之理乎
人而不求其所以爲人之理所復奚益不可大同生死可乎不可
繼後有長生不死之說所以不可今人可以
然有深錄說文死可者得辛其言二字
肖如【通攷】臨川吳氏曰聞汝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言而吾所謂道則以
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吾所謂道則以
此爲幻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彼之所謂吾之說者
行法後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見聞而
卒無補於出教之分也○許謙曰聖人言死可笑其極重
者言之而惟其中非寄爲死
也故集註以生事指二字補明其實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
足與議也語錄問志於道如何尚恥惡衣惡食曰有志於道只是半上落下近人也志道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又外物來誘則落
又子曰志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何也
日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便無大惡志於道乃是見切做工夫此所以
無惡志於道則猶說得來恥惡衣惡食有志於道亦皆是也若志得來
況不知則未以無恥惡衣食之事○或問求安與求飽者

與以適乎口体之美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恥焉居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此容泰然衣錦今衣美美則不能出諸其户者盡其義發甲凡又在求絶与安若之下矣○陳氏曰志方未而未肯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王氏曰朱字見聖人待人寬厚如兩何足字是先懦懶泊緊切処○先師曰内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㡬人也与之議道則義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学道而尚羞惡衣食則与守不卒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内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罵爲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志

以君子言 — 食居無求安飽 — 可謂好學

以士言 — 恥惡衣惡食 — 未足議

以夫子言 — 憤忘食樂忘憂 — 所以聖

以顏子言 — 簞瓢陋巷不改樂 — 所以賢

以子路言 — 衣敝緼袍不恥 — 所以臧

此以志道言

此以志道言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通考】吳程曰集註於適一切字多仍古的用資諸者今更音秘以一反今更作職一反[illegible]導主忠[illegible]傳曰吾誰適從是也【通證】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爲

二公子築蒲与屈士蒍爲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以狐三賊爲裘盛者之裘尨音蒙尨茸亂兒言書者之多也一以國三公濟盛大都之裘也故二公子與二公則爲鼎立爲三公吾誰適從言不知所堅則爲二國公子所怨與二公子則爲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無所適從也然諸氏曰義之於天下不可言先於天下之事莫之念也不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聲於猖音昌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輔氏曰道是聖人之体義是用無適莫只

李以道爲主而隨事所應有義存焉如物爲心動不居未審看義合道如何主張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爲之變動無適不居有所依比則是無適也若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自恣矣義之與比則無適無莫實也○饒氏曰心不可得先有所主至於心之所主者復如此則心無所倚莫然惟是之義爲之依故至虛空而自主有所行自主在者似乎無適莫然無是義爲之從而已老主空於得主空自謂無所住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理空中有實理故未應則於無可無不可之理已具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義之從

以聖學言心非有倚、無可無不可有義存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戚如疾刑而自臣所謂慎士謂之務不去之以之謂所言不善倍日所謂仁思惡

有家待利懷其於所善廣與之謂七門以逃浙不善德日物之謂仁君子思

此章言君子貪得而公自安其所心所謂同苦周亦各小人之荇欲大全之攻仲之而未不及

士魔其子小人是人為所不為同與悉為名有同相大失所保所日或心懷

既殊關皆以至於利相反之者悉先周和淺人若少無讀異否日月曰人刑

畏其不敵亦謂不於憲易所自安底小德有慎又貧異但用人之聖

所法而不以不懷與土所以其日不所易者於天義得人之有

言有又此所謂求之士者謂安土其有賽若著少黑人仁苟日

安有安分外不一遍曰意論詩集試子小人其對所言如與衆者之為者其安文效有已此此

留指其所法謂遠言悉念比若句多指所言所為者其多言此章

剖指甘所以若行所為者行事之比若所思若心術之微也

君子小人不同

以君子言：懷德（存其善）、懷刑（畏法）——趣向之公

以小人言：懷土（苟安）、懷惠（貪利）——趣向之私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己害人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怨

以有言：放於利而行——多怨；求仁而得仁——何怨——此起怨之端

以無言：不念舊惡——希怨（謝氏說）；躬自厚薄責於人——遠怨——皆遠怨之道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以禮讓爲國

謙遜抑退

必有其實　爲國乎何有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竟新蔡氏曰集註言讓者禮之實文言禮文雖具實字與文字相對發於辭讓之心而見於辭尊君卑者富居貧者禮之實也於事乎繁文末節而形於踐拜俯伏者時禮之文爾以禮之實爲國則一否只讓其爲國也何有若徒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亦解而已其如禮何哉○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此正是不讓處如何候因夫子曰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苦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爲而言○先師曰世人於揖遜之際始或先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以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爭然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且不足其不能爲國意善在言外也○通門能字亦緊發行禮共難能讓爲難常人雖欲讓私致害之有殺讓而不能若故著紹日書首稱堯然克讓二若禮之實能則實於讓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發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爭何所生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

爲國以禮

以禮以文言

玉帛交錯

升降揖御

徒具其文

爲國如礼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語錄概言不必無位只但怕有官不會做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尹氏曰求己而任人者有不得在我如機失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然自擬而已

此以名位言

以位言

不患無位

所患所位

在於有所立

以名言

不患無名

所患虛名

在於有可知

求其在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荒故反，下同）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上声）然一理（一体）而泛應曲當（去声），用各不同（斷）【通攷】（程勿齋曰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謂眞誠之積用力之久）【通攷】（程勿齋曰方其靜也宗會一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泛應酬酢萬事發見是之謂用）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語錄一是一心貫是万事看其事來聖人只是一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尽貫衆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万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万緒都好不知都是發這一心做來及見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弃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二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礼記曾子問中問喪礼之變曲折無不詳尽旋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一對万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万上理會得[illegible]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知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尽數得許多散錢只无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与之今若說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穿下）

恕不理會得一。只恕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才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於猖獗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此就聖人分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錄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待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故曰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此就聖人分上後下一步借學者忠恕體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語錄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徧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此出一貫底道理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

又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義則說謂子推忠恕二字相須少一箇不得○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一毫之間斷在斈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體酬万變無不合平理在斈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万物各得其所也一即体貫即用体隱而用顯故用可見斈者之所能作体不可見非斈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忠用人周貫之當時侍坐以非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取盡

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語錄一本是統會処萬殊是流行処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万物有日月星辰昆虫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万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虫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搓搓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万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万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輔氏曰集註又斈天也之体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体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体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此

通攷

程勿齋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万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存万善求仁得仁斯為一貫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析此字解只周禮疏於義亦通

饒氏曰天地与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万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

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忍孚者未何此也但且須盡忠恕二字
歟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
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昧未得該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一
恕盡如即是義○饒氏曰一以貫之字指所以而言夫子之忠
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貫是指道之散殊處之總會
在人則道之散殊在一以道之會在一心者貫其散殊不在
萬事者散曰吾道立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
曰一本萬殊本立用行之斯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
字參者所曉便可用功盡得忠恕便會有這一盡得忠恕便會
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
曾子之孝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使誠行如許○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
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語錄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推己是着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
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
與不自然不忠恕一以貫之
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
者動以天爾語錄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大本也
然恕則是隨事接物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達道
上安恕之則是貫乎事物之間略假人為所以天下之所以
者自定而是出這一箇略少首只是一箇○人謂忠恕在天
則自然所以貫之也○問亦有一分天人莫非一箇是一
人之恕為動以天下人推程子一箇天又之忠恕則一
道恕為人道何也且尺己推己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曰天

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己雖涉乎人爲然爲之在己我有蔽於外也欲偕錯綜見其道行而不相謂則於此無疑矣○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不告曰中庸之言明動以人不○求喜陳氏曰忠恕是斷立底道理發以体用言其体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此多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以章忠是体近那未發發謙亨看亦有論天衷是用傳是推出外天底故雖聖人亦有簡人○陳氏曰中肅以中宰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宗爲大本則是就心之有主貞實無妄處言之微有欲毫無間於未發巳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語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命則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卽無息也此道詩二句以言天也之道至誠無息卽天地之道之志此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謂易二句以言万物之各得其所卽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又至誠無息者道之体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理此程子此偽而數適之皆是借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推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說乎誠哉○又曰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擡起說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

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能違一貫故教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門人謂人之才各隨其才所可之旨曰

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語之所謂人教以下學上達之以曰

亦猶夫子之

中庸所謂違道不遠乃下學上達之義

告猶子也名義自合於道也違道不遠是言違之者

語錄問忠恕而上學一下學上達之

下學乎忠恕上學此道何也天下學之人

忠恕而上說也違道不遠乃上下日學其學人

恕違乎之下上至於日日是子可之

下恕忠看教後所分是遠是下下可違的

忠只看後所見一明此不日忠後人述只上

以以及違以此忠看是後不學天下及忠兼

身以下求來已明仁上以忠天之道以以日以恕

仁推不下先之事之所許是以何家

恕別日以事也道是恕之後下字之恕也

一違之也一恕忠夫者之學仁不曰之曰

恕之道言貫之學不一義道人一人之

之恕道分恕之也天言已也之人

之忠是言下字之之也言一忠物

任是一違學之

巳中言句字之

明中是貫日字明貫之

則下中下學之

一下學之忠恕之

則人以一貫爲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爲易不說歸李者之
忠恕爾人以忠恕爲高遠而異聖人之道以爲難此程子朱
[illegible]約人之說比○語錄曾子又子相又曾點天資高明見得
語尚功於行上工大踐略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曾見得却
[illegible]曰用聞借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甚
一唯之後本末推該併用全備故傳道之年不在其又而在
其子盡實之分李者其必有以併之○先師曰曾子之李固
主於力行然亦未詩不先於發拆號集註循事謂察而力行
之之語精察即致如比究大李或於曾子格物予知實大李
之始殺又觀說肖子問也札之權變曲折然然以甚明之豈
有全不加意於致拘而能[illegible]許謙用拘外第一條許曲論
變化其氣質之得者哉看以已及物仁比是一於言
聖人事推已至不遂是一節人爲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
夫本違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嫌非與道道以下是一從皺
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違數第一節動以
氏又數因以已又物一句工○金優祥曰自一條的子語夫
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遣道不甚李若忠恕以
已又物仁比一句上應無侍於惟下態動以只心此是提起
一叙明夫子之道下李上逆
此是致下一叙明曾子之說

[illegible]

至誠無息是忠

各正性命是恕

動皆天

忠恕名義

- [illegible]
  - 渾然一理皆忠
  - 泛應曲當皆恕
  - 動以天 ○ 一貫可見
- [illegible]
  - 盡己之心爲忠
  - 推己及物爲恕
  - 動以人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語錄君子只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爲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此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也

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學務志問任喻先○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illegible][illegible]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illegible]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曰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先師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illegible][illegible]利之所在義之和之利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illegible]利以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差微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君子小人不同

以君子言

喻義

上達

大受

以小人言

喻利

下達

小知

其類如此

勉齋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illegible]

體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南軒鄭氏曰見人之賢者吾其然行可敦可責則以恐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賤次當讀交我何以不告人以陋猶勇猶進求其以至於可學可貴之訟見不賢者則病錢是猜欲消以所以至此以須觀熱肖察恐比亦有是思潛伏於內不自知蓋將為小人之歸○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進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爲己之學也

君子自脩之道

- 以述而篇言
  - 擇善者而從
  - 其不善而改
  - [illegible]
- 以里仁篇言
  - 見賢思齊焉
  - 見不賢內省
  - [illegible]
- 以季氏篇言
  - 見善如不及
  - 見不善如探湯
  - [illegible]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補此章幾微也微諫曰幾諫

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所謂以下皆內則文此是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悅則復諫也

又諫也語曲假道

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illegible]

不敢不然 敬孝之至

事父母

以經言 不遠有方 忠念之切 皆所當然

以章言 喜一懼 交慕之誠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省米○音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從心欲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有視若遠遊尚不可近遊遠遊有方者有不得已而遠出則必有所往之地如何日不遠遊是常道有不得已而遠出則有方聖人之言常非日言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胡氏曰遠遊者不遊必有方至近者亦不可不告况遠乎

變雙峯饒氏曰此章推而廣之則可以見事親之道皆當如此朱子曰孝子之心愛其親不敢爲父母之憂也北溪陳氏曰此章曲盡孝子之心十四歲而喪父事母尤盡孝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鄉黨篇此蓋複（音福）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朱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illegible]）自有不能已者（語錄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illegible]）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胡甸反）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

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

易去說一○語錄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
學者會做得一八分便說十分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
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我發到底為能及此○楊氏曰古人
言之以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自講說
而已矣望未不高遠而吾躬
自在下所不如恥之甚哉

言行。

以古者所以言 ○ 言不輕出 / 行恐不逮 ○ 今多不然

以君子所以欲言 ○ 言貴於訥 / 行貴於敏 ○ 小人反是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
謂儉約也。語錄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嗇而已○或曰
然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
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輔氏曰約
以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乎規矩之外○張氏曰

況人能以約自處則有近本之言行必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声

謝氏曰放言易，易去声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饒氏曰此即篤行謹言之法。○新安陳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多責於辛哉。○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語錄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与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不孤訓交中大字○先師曰乘齋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矣豈自然之合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人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學同也○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爲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

【通攷】熊禾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章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言夫子之志夫子之斈言陂偈記者之微意○程復心曰不詳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以求爲己之斈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為之妻字也縲黑索也絏攣縲力追反絏息列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通考〕許謙曰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為人所譏累非長實有罪集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稱用其字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語錄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罹縲絏為可妻也○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徼之過於嗜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嫁市朝之刑齋夷之寬皆安之而無惡也○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古活反字子容謚神至反謚正作謚敬

叔懿子之兄也人以謹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声故

能見用於治去声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先進篇第十一篇

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以謹云○語錄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行相表裏謹言以能謹行侯○或

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

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

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

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皆可合以比配夫婦言若孔子之

事則其年之長上声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

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

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討其能保首領耳蓋出乱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亦

以公冶可妻

在縲絏非其罪

邦有道不廢

不以冶容寄

以南容可妻言

邦無道免刑戮

能自謹於言行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諸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虙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上斯字一斯此人下斯下斯字一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云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十一人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遍反魯之多賢也孟錄論語中說君子有說賢者有大人說者矣言賢者之數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告人今皆大既說○張氏曰非特數魯之[illegible]董尋曰夫子以君後賢言美賢係乎黨陶之效如此也[illegible]子貴易若二人伯五子賤南宮适然恭此又益之以尚德說二字伯玉子賤聖人蓋指北行事之賓南宮适聖人將取其尚德之心○

蘇氏曰擇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學之至也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學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學之至也

「能尊賢」

子賤子貢

以子賤為君子

能取友

所以為君子

以子貢為器

好方人

悅不若己

未得為君子

詳見後註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軌皆宗廟盛平声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語錄子貢足器之貴者与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既○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若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飾爾○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全而飾其所未至耶亦何所限量哉○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朱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

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通曰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如何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雖有所取以成德何況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爲而未至於不器也

子貢。
以成材觀 可爲貴器
以成德觀 未至不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語錄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郤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沒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只是此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觀此章及祝鮀之佞宰予可見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荅也給辨也憎惡也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

以禦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
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illegible][illegible]
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遊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盡以佞為才辯以說人之佞給宗輸然顏子為此之惜
夫子訓告之以遠佞人盡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或疑仲弓之賢
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
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
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真氏曰仁者兼該万善无所不備如人之頭目
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蔡氏曰全体是天理混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
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体不息四字所以尽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雖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
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万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黃氏曰當理而无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己
之所見而言全体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此以不息仁字又五字未尽之有盡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
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此至誠尽性通貫全体無小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

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密詳
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
可以當其名○全体云者非指仁之全体而言乃所以全体之
此○饒氏曰此体字當作活字看卽君子体仁之体
本全故体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通曰全体而不息於眞
之說則仁之体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体之
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体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
人故着一者字盡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
体無一毫之欠又無一息之間斷此○說師曰胡氏通主
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則為仁此体仁
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弘此死而毅
之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全体說仁
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謂彼
此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体而不息者之語故

仲弓

以或人觀

- 仁 — 以其人重厚 — 似優於德
- 不佞 — 以其人簡默 — 似短於才

以夫子觀

- 不知其仁 — 以仁道至大 — 不得輕許
- 焉用佞 — 以徒事辨給 — 不足為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

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illegible]

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illegible]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illegible]

夫子說之[illegible]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illegible]

漆雕開曾點皆見大意云

以開所言 器量之大 夫子所以說

以點所言 氣象之大 夫子所以歎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為之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直其與己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於義率爾之對宜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在氏於義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如所能者與贈之剛果所不能者李力之夫至也○先師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盖勇於義是所見大義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

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猶義而有設空勇央行之者故其任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以不知食出公之食爲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乘桴浮海

以夫子之戲言 — 傷於時 — 特假設之言

以子路爲之真言 — 過於勇 — 失裁度之義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輔氏曰子路求仁而未能有諸己於其仁則存而有其仁及私意間斷則必亡而無其仁矣既不能必其有無故云不知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声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去声後凡言所謂悉索反

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春秋傳晉同悉索敝賦以來會時

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語録渾然天理便是仁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熊氏曰此与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則礼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論圖解五卷

子路冉有公西赤

武伯問[illegible]

千乘之國可使治賦
千室之邑可使為宰
束帶可使與賓客言
千乘之國可使有勇

皆可見之才

無非實事

[illegible]宗廟會同與祭祀相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此彼之相形而言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睿余芮反 於顏子子貢之言

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二之驗○詩錄明睿所照推測而知此子火照此子所照

如明鏡在此一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此火照去

○輔氏曰聞一而知十不是聞一件而知得十件只是知得

周遍始終無遺聞一而知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

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滯○彼後陝古雖詰孝除附從云二紛

子聞一知十其人莫對是拘定一一與十之

數而言故朱子於此言聞一知十皆有實事可指指亦必究

明哲孝首見筆[圖]淡熊孝子六十子貢之知至於而已所不及耳[圖]顔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語去聲）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企去智反）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輔氏人道不自屈不自欺令子貢不然）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孔門頴悟莫如顔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然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旨同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鏝莫官反）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杇之工無施力）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illegible]則失其義至此晝寢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婢世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

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居隘反）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氣之說可謂切中是故學莫先於立志學者識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矣

宰予自棄之失

- 以所以言
- 以所以行
  - 晝寢
  - 朽木
  - 糞土牆
    - 志氣昏惰
    - 才資不美
      - 不可教
      - 不可雕
      - 不可杇
        - 猶誅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棖直庚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謝氏曰剛與慾何）

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語錄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面有崛强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聖人覺人直從裏面觀以見得能中無所下只是色屈便是慾了○凡人纏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此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胡氏曰剛則己大物小慾則己小物大○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而暴[illegible]剛其中心不[illegible]焉名言便是自得便是慾則所謂色厲而內荏者○斷所自棖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飽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間之曰物之至神者莫如龍古之人有豢龍氏擾龍氏夫龍之神焉得豢而擾之有慾故也惟義理之剛則不爲外物所奪爾○通曰孟子浩然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眞

剛慾之辨
以剛言 — 能勝物 — 伸於萬物之上
以慾言 — 為物揜 — 屈於萬物之下
○二者正相反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語錄說無加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所以說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必列反○語錄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通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仁恕之別

以自然言
不欲加諸己
亦無加諸人
仁之事
子貢非所及

以禁止言
不願施諸己
亦勿施諸人
恕之事
子貢或能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語錄問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從則皆然。然初能只是聞文章。後來方聞性與天道。今不可更說是因文章悟性天道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人教不躐等。[illegible]得[illegible]是。○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說以[illegible]

說大說在○說八曰威儀之見乎外辭說者文辭之見乎
言說者說○所謂曰執之文說於矣子辭以依綵法度下此不同
有見於語仁上其文章見於外矣天下夫子在虧而在下其文章
進見於吾身性天下故以禮辭法度言在吾身故以賦其儀文
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

理在天人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嘗不於事故曰
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增全顯而易見此理至微
而難言○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
成章文者燦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乎日以
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見所謂吾無隱乎
亦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其性與天道則渾奧精微
未可驟與學者言恐其懸想精微騖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
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非言氣質之性
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語成性方是正議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
後來始得聞之
而有此歎也

夫子
- 以可得聞者言 — 文章 — 威儀文辭之顯然 — 學者所共聞
- 以不可得聞者言 — 性 — 人所受天理之固然；天道 — 天理本體之自然 — 子貢始得聞

所以歎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扶又反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

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語錄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illegible]

[illegible]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illegible]子路之勇[illegible]○[illegible]

悝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子路[illegible]

若之[illegible]

之勇推[illegible]之辭也退人之者夫子恐其能事乎行之勇[illegible]

也術[illegible]

子路○
- 聞善必行
  - 行或未及
  - 故惟恐聞
- 聞過必改
  - 改所不憚
  - 故曰善[illegible]

善 用其勇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illegible]位

高者多恥下問[illegible]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

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去聲)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

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

遺室孔姞(其乙反)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

問也【通】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

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左傳昭公

二十八年經緯天地曰文○語錄問孔姞事一如此不好便[illegible]

學好問[illegible]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illegible])

善亦取之節者[illegible]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illegible]
子者[illegible]沃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諡孔文子
[illegible]文三一殷善[illegible]有善多者則楷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諡亦
在只手去善國只取其一善以爲論而慝其惡陳孔文子是
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求而兆於惡然後名固[illegible]惡目○如緯布[illegible]
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幾感綖天辯地是一横二直皆是文理故謂
[illegible]以首九天也之道輔祖天地之宜此便是罷緒天地之文
○切哉誠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安河海章木花其
地文氏日亦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辨在琢諡卉府以育長敢
嬰天也徽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韓也之文也民文蘂乎
上也亡文乎下聖人貢乎中亦經韓之所以則成幹行之以
爲用文陳焉氏日謚法之爲廉者武亦勤考功制名具一給
取諸也○史記諡恐龢惟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
此致[illegible][illegible]野談將葬乃制謚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
之表有大功則賜文害號以爲私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諡號經
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
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錫民爵位文

文諡

以文子言 — 勤學好問 — 文之小

以文王言 — 經天緯地 — 文之大

皆可言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祥曰謂有章程字法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
之一又鄙都建附路鄙建當時鄙國多族分論都鄙以
多後將故子產服之使城
事車翁章服各有尊卑也
不得論後當附鄭因衣冠論制治
藏不不政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
封疆溝溝比水陸之路所以伏井田
有捐井隔相侵越兼井之患故使民
工經界止侵弁復田制一時使民力
所以有作封洫之讒有取我與賦之謂之
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切有封洫廬者有伍社氏註國都及鄙鄙車服尊卑各有分
部公鄉大夫服不相論封疆也泥滿也秋合也九夫為井使
在家祖保○語錄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
義惠與義祖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尋在於覽就都鄙有章
燃兒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

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甲○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咨說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先師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消其養民之惠也全發祥曰蘖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居三居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受耕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父愛賞則相共以比節歡之子產治固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褒出之意

○吳民曰：數（上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來游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謂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并錄之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馬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illegible][illegible]也聖人之言皆不溢

美且不溢惡物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通曰集
註於使民義獨於其實而言若子産為政三年輿人頌之曰
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又其卒也孔子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産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
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
所謂惠而不知為政特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取舍要者

以行己使民言　不仁者三　所善則多

以養民使民言　不知者三

君子道四　猶有未至

○不可以一言一事定是非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
為善○謝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先
為善○饒氏曰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狎久而狎必不能全交以
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蔡氏曰晏子
此後交於此以善交所望人小善以歸天地之量也

交道一

以君子交以所貴言　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

○正當如是　范氏說

久交而敬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謚文 居猶藏也

蔡大龜也 元龜出蔡地因名 節柱頭斗栱也 栱音拱 藻水草名梲梁上短

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 俗作畫 藻於梲也當時以

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語錄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僭須自有合當數之

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知 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

家了因立此說○臧文仲沒其言立人說是非當哉人孔子 直見他不是稟便見得聖人機顯闕惑則○讀氏同人不注

於居蔡在於山節藻說耳○先師曰不務民義本 然諂瀆鬼神者以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

常相関難運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謂知矣朱子盡即答達謝知之恐以斷續文仲之 ○張子

曰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横渠先生長安人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

同歸於不知宜矣 語錄二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

通考 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

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文仲以爲神故命人祭之

知
- 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 可以謂知
- 以臧文仲祀爰居 — 不務民義諂瀆鬼神 — 安得爲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奴口反)於菟(音烏塗)

通證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音云)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聲)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

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

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通攷]金履祥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蒍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是卒又為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蒍呂臣為令尹其後子上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使[illegible]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蒍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謂子文殺委重於子玉故畀其事蒍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請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敢此傳政之說亦蒍政告新之訶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之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而殺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通攷]張師魯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一句集註於令尹子文皆之以未知然之以未許於陳文子皆之以未知而總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

（[illegible]曰四馬共轡一車因以四 匹一為乘古者車馬[illegible]）

（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加十 之其賦邑之大可知）

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之其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附錄〕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當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閒晉之[illegible]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illegible]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

命近於公宮選子宮近公宮或擇諸者許孫公居臣于崔且反報齊侯不及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且

子之命討之不及命同公遂弑之又射之寸服反彭生登同

懸聞之師曰當下去同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語錄有人事又未必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

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行不貴苟難語錄曰遂以小者小善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其當謂當之為貴當謂合乎義也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仁而不佞及子路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并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仁得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語錄請其地二子所忠所清

甚高後人因夫子不許其仁便以二子之事為不足道此卻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然因何而未足以爲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易及而仁之体段不可容易看此

〇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內不安於忠清之裏有仁存乎文子文之忠清只要就忠清〇二子忠清此只就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其論心則伯夷比干雖無諫國謀

之事亦已泯仁人蓋比干伯夷之忠清元自任出處盡善
云比干之兇見待便是仁若子文文子夫子日當路是
兩件事是忠與待事不如何得仁之子文之子夫子自當出處
有以德言者有以請事言如雖以仁而不仁恐氏子得
我欲不行焉可以爲者如是以德言文子文
仁求不得亦可以爲三難皆是以心言子子未
不息不足以言當得仁皆是可當之以可言子之
顏子於仁可以事有言仁亦不可以全仁乃
無三月不違仁全之仁以事言仁亦不謂之仁爲子之不月
濟心仁不當理而日月至焉已故能至於可不謂之
不當以事而理息至焉私心一毫私欲不可而文
得私未能以無私意而無私乎 說復來心當日之
說來當何以得私爲仁事亦無事 上程說樂
求文子全仁體不一息是之事事賓
而許其子之仁子也 文不仁
性即許其仁而理也無不在乎仁事事當
其性之理也無仁不體仁之性仁事當心理可是
人其全情出於氣之行事或有於可乎心因
以仁之理不出也氣不以而小物有偏也孔子許之
其心輕之仁者未仁之事而之實不以其仁
以其全德許之仁也而生之文其小仁之大其仁
不以仁言之以全不言也其全德之大而其子文之仁
事不以心忠者是未仁之理也而許之
當於心能全者此未仁以其未仁也之其事皆
仁者以理其而真無私則仁之中有忠與文子之事皆求仁
發所以其所出於一毫人欲之私故仁不許之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楚夏之事

闘穀於菟爲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字
文以爲功使子玉爲令尹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八年○[illegible]武
〻拔世公二十汗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
〻三十六年化楚自武〻三十七年借称王曾桓公之八年
北武王五十一年辛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辛子皆救救[illegible]
教五年卒卒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illegible]
二卿齊拔也五年楚闘穀於菟城致六年楚子圍許許楚圍
綿御望乃燕之十二年楚人城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
隨以侯東諸侯拔楚楚闘穀於菟師帥伐隨取戌而選二十
一年宋人惡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二人許之諸侯會宋
公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
松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襄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二
年楚師伐衛討其貳於宋全獲祥曰楚自然道轄鄭是
也比楷王將夏之事也隨[illegible]爲楚武王至屬推公三十年
子文爲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与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
公是齊爲鬭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歷之師雖受明於
召曆而明年子文身有戎致之節以戲江黃道伯又明年楚
人闔許与齊伯公爭寧僖之十一年伐與明年戕之十五年
伐徐齊相公我徐而楚辛敗徐於發秋及齊相公卒許之一
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陳以淨與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
爲孟之貫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救宋師于泓取鄭二
雅以歸子文無誅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救然奚城鄭而孟
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於代宋代齊子文又重子玉
之雅以膳之寺以殺則然猶爭頭不己凡此皆僭王僭夏之
事朱子云如管仲二歸汉汝洲人勃与其仁之功省以其
立義正也故啓州從只下〻大義乎文是一人之私行耳文

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不能規正莊公又不能討弒逆〔通〕金履祥曰崔杼之弒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不能死中鮮虞尚以責況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反於齊焉〔圈〕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設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會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通〕金履祥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殺君之三年文子巳復反於齊為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齊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公文子父子疆與謀攻慶氏于朝頃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于市焉甘殺文子齊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擊孫於國至恒弒簡公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論至也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孔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已通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志清仁之別

以子文文子言：有國無身是忠；棄身去國是清。○此忠清未是仁

以比干伯夷之心言：諫君以死是忠；遜國而逃是清。○此忠清便是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下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疾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illegible]。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語錄：[illegible]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illegible]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illegible]未知立心處，惡多思之致疑。

已立以惡無辭之不猶滿尚之因莫非脩內無勤而旬國推亂求之可見○永嘉陳氏曰若為季之道則不厭恨而只為亂事言之耳○愚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譎潛而宣無避矣

而宣公篡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

通考金履祥曰左氏文公十八年公薨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私事襄仲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許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與公謀而聘于晉欲去三桓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遂逐東門氏

豈張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滅之驗歟

通考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于齊太子其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立者諸侯既與齊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同殺公與齊會而立完

通考金履祥曰季文子繼襄仲殺適立庶於是調宣孫之君察黜告讓之貴以奪其擇將齊侯之會以固己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根宣公又殺立庶之罪而逐之於後無非亂臣賊子之說矣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

不徒多思之爲尚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

從違決○先師門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先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

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

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

此其愚之不可及也【通】金履祥曰左傳晉文公之爲公子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僖公二

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以二楚新昏於衛年伐衛以救宋取鹿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侯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成公出居襄牛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懼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

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發命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武聞君至

喜走出公前驅歂犬射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

則後註子謂甯俞然而死之就衛侯歸于京師貨諸□□稱
子職納橐饘悲巳十年晉侯使醫衍鴆衛□侍俞貨學衛真
敵不死我詩忿之請劉玉於王与晉侯乃辭侯侯歸侯使臨
周顏治壁殺元咺及公子瑕發歸于衛○思殺坐者坐獄為
至大士者治裁窮周孔命天命婦不躬坐欲訟憎寨之窮前
以若在出臨故親以衣食為已戰公子發蓋元咺縣衛所立
者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俗作沈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朱子
謂其不避歟險捍子以為能沈晦
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化
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語舜邦無道時至身退暇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也設
愚然又事二更詣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愍愚不可及此
○武子九世公疾身周間休戚却与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
○成公失國若奮焉之士必且隱殘不肯出武子竭力其聞
至誠然則不濟類廢却能難脫謂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同
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危之士武子却以適愚底人但愚得求
好若使能人処之皆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哉○能人笑
邦无道時雙正救肯不免謂患要遲退者又却倫安若武子
之愚既能窮晦以危患又自処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
既斷曰以有道則見況道則辱及孫附俗不將晦刑哉遂伯
王仕卷患等阿之則有寧而知當是發詔以自見無道則愚
當是韜晦而无終今誕以武子之時与事無事可見及謂之
知及忠濟難反謂之愚向此蓋処有首而亦常者易順無貴
而濟務者避武子當文公時安當処順知者行所无事此可
及之知出當成公之失國二家多事而能渴忠胃險保身全
君此知者所辟而不敢為乃君愚而胃為之非真急也惟其

右之多掤冐爲二愚比愈之無事可見所以爲衍挾子厚曰
甯武子邦无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不得爲眞愚是也○道
曰武子癸衛爲公族比干於紂爲父族肯与囯存亡者也將
衛成公之患在外殺浣之非諫聘不可紂之愚在巳而諫之
而誘於流晦亦不可甚子所謂
疥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illegible]
金履祥曰爵滿遁之彼
愚比愚雖不巧避誰晦
不招淵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君子府出而一以
愚爲倚亦有所不當陷故又出比干一條補此章之意又曰
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盡比干是王族少師窘武子是九
出公殺邦無道之陷皆當正教雖猜窮子以號陶遊持迄能
有濟而自免患但臨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晃窮广欠正殺之
㘭不細失諫之過善文公不礼重耳之特窘巳自失諫文公
背華從楚文失諫其號辰武又失諫巳盟而疑先則而入又
失諫其兩入也賂殺元亟及子殘又失遠夫君无道而不諫
但務辭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清出一以愚爲
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節以補此章之爲

邦有道無道

以南容言
有道不廢
無道免戮
[illegible]

以甯武子言
有道則知
無道則愚
[illegible]

以蘧伯玉言
有道則仕
無道可卷
[illegible]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通攷金履祥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遭桓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居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楚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年三則又自蔡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與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相參之則意極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其中正矣狂則必資於裁則不終於狂也○語錄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曰狂底却有頗殺可以鞭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子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難

狂簡來中然加微得言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謂其狂簡不加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人[illegible]了[illegible]成一箇各能言成就德之利之勇一齊具箇箇成得箇勇了甫求之[illegible]是[illegible]成片段文理可觀此其狂簡之所以成一箇箇道理成全箇狂似人成○學問成成歸後之曾點之狂之所以全能他○老人○既孔子得之狂者其志大而略於事者堅其人不而能從程氏曰夫子之狂簡所以者何故裁之道在其聖人之不可不能乃

斐然成章若是其才氣大未可以得所貴者不後其言不能大於高明不至於中庸所以必裁之爾也

狷者有所不為者也中行之人不易得所以斐然成章故其志之大可觀但各高所見於高明自得非凡所得人以企其行可裁而中道

大猶自有可本制行者可觀有未行不可[illegible]也高明所見其高明可貴而不能以其行而不能至焉者也當有所裁之則

吾黨小子

以狂言 志大——志意高遠 或可進道

以簡言 略於事——過中失正 或陷異端

不可不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集註]○按孤竹湯所封

孤竹炎帝後[illegible]姓墨胎氏君名初字子朝路史云

國地[illegible]一云盟氏孟營州柳城縣古墨胎之

[illegible]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蓋字誤書者附會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孤特不苟合分辨之意）宜若無所容矣（謂人以猶疾怨不見容於世）然其所惡（烏路反）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語錄伯夷）

介癖宜其惡惡二直是惡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所日以臨關此特明之○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聖人之有惡我不見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无可惡者

夷齊
- 不立惡朝
- 不與惡言
- 不念舊惡

此介之甚 —— 已若無所容

此清之量 —— 人亦不甚怨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

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反美市为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事有小大理无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与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反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語錄如此予於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万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若不注於大此語尤痛切○馮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瑕處好處所以察蓋如此

直

- 以乞醯言
  - 有不謂有
  - 無不謂無
  - 不得為直 此是曲意
- 以攘羊言
  - 父隱其子
  - 子隱其父
  - 直在其中 此却順理

各有不同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將樹反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語錄足將樹反謂本當如此我以為未足而添足之說謂之足恭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是添足之足字說如此劉詩皆有兩意。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語解左丘明所恥巧言左傳以謀其所作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輔氏曰此輩心與穿窬事不敢然其心實穿窬諂詐以取悅媚謀順從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欲取貨財而此若過爲以事人匿怨而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計邪殆可謂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語錄匿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人而數長使般得這般可恥事出來○皆說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與般不而只誠然外交好人也只為險詭尤可恥○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率微生高是要人說上事所謂要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恥

[illegible]

穿窬　巧言　令色　足恭

豈不可恥

[illegible]匿怨[illegible]可恥尤甚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通】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謙也後說恕也○語錄顏子是治[illegible]

[illegible]字子路是治簡答字○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illegible]衣服車馬之問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之善蓋欲克其私於己[illegible]之間若其志可謂篤而用工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安其[illegible]之所在有於己其發善也實伐爲吾所當爲而已其勞[illegible]也矣施蓋存乎公與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illegible]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皆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途[illegible]之事可以[illegible]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
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
方安於我下倣此○語錄問孔子章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是以盡該天
下之人否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說發後說與發嘗求獨物和應因朋勝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
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大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爲勝○程子曰夫子
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語錄他人於微小物事尚吝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
而不私己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能這說
猶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行各就上面說法使子路去
別說出一般事說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合仁
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卽仁仁卽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初宜反爾語錄子路只是願車服與人共未有善同及人此顏
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善與物共以子路顏淵都向外須有車服方說與朋友共不

知自己身上自有這工夫顏子則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施
勞事都不足言矣然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善勞在若孔子
便不見有痕迹了。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
之心矣孔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
子地位顏子展拓開闊可到孔子地位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
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
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者以其背次西落
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子路則曾者之所至矣聖人信次不可
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矣子路之勇決而不社
其容氣象而心亦求仁之方亦庶哉矣○輔氏曰子路之勇有曾
默氣象之安其實有所遂有同是之心天理子路有是行事之諒
所之智慧未安能不得之亦能有同日人心之天理之仁爾
私之志雖未能不能然後施與人同適之仁之實與人同利之
路之欲已未能知有人以子貢然亦能以私欲之勞不敢自周
已不知有人以子貢其尚其貨與人同利而適之仁豈不輕可
路自其己而與之人貢其尚其貨之仁私子夏欲不開孔子其問天理之蓋周子
胥以其與人同利而適之仁樂乎不輕可私欲不開孔子尚不假之言
亞於曾點與人同行適之仁樂豈不輕可私欲全稱所開日子路點亞於
子但曾子得行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曾點見子路
施勞故不以勞事施人所不欲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尚有
克己之意至矣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

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居宜反靮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含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不同。

論語非但於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語錄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靮之說。曰：言只是理當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无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將此理來。○先師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爲己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爲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爲己私不足以言之矣。

夫子顏路之志

車馬輕裘共敝無憾

無伐善無施勞

老安少懷朋友信

皆與物共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

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黄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是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有所首於深力用終說出深意便消徹了。饒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絶天下於無人也。通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過。

以能自訟言 悔悟有期似此者鮮

以能自訟言 悔悟深切似此尤鮮

已矣乎 歎終不得見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声

十室小邑也通攷金履祥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一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其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誘人然勵人準生知所以自然好學二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負知義理之切身然不○先師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illegible]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illegible]美質之不可持而學力之所當勉而已○朱子嘗問宗[illegible]之雖不成文雖按註疏旨為然遲讀後下文故朱子[illegible]字且云焉上句也

十室之邑

以美質所同言

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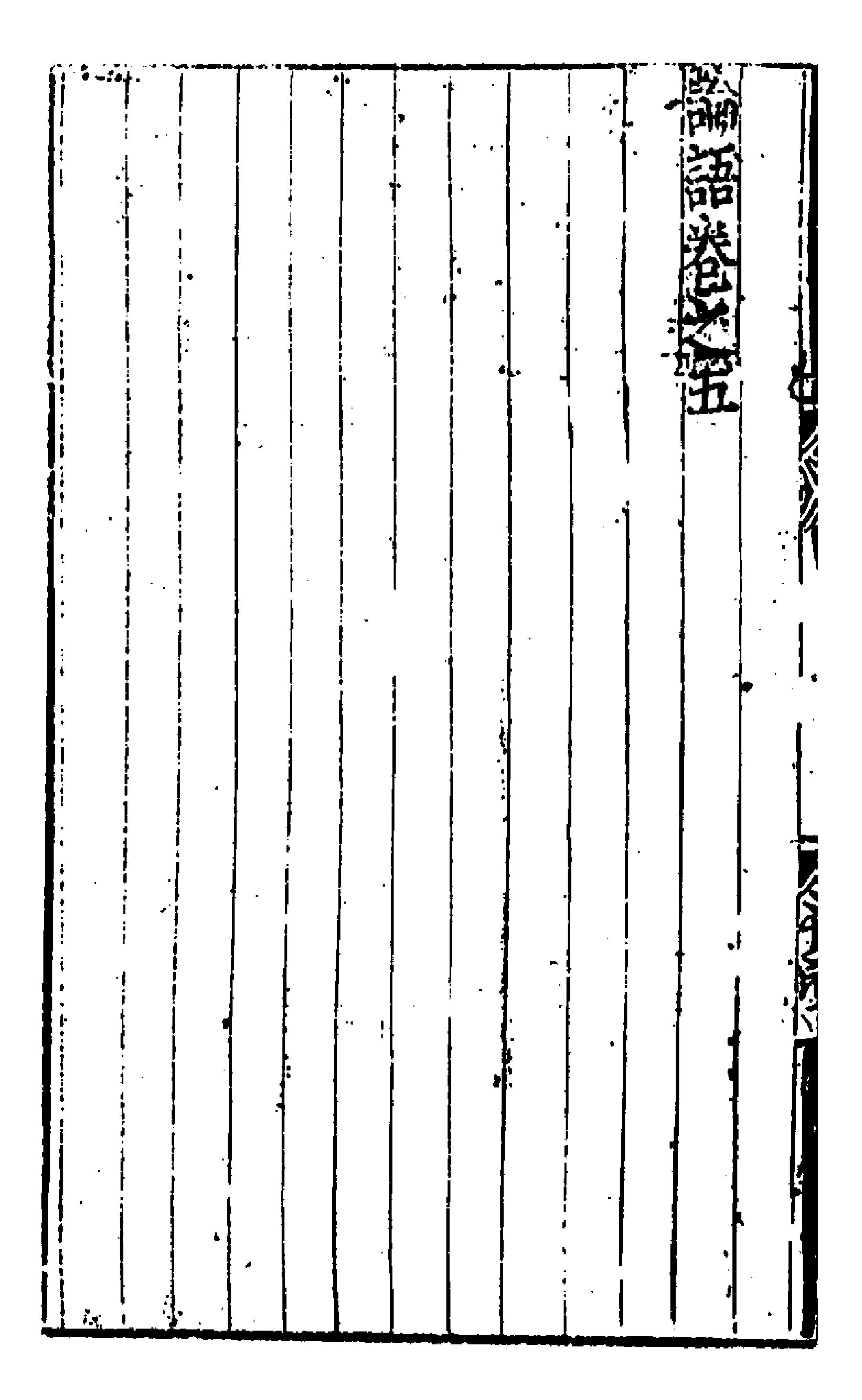
必有忠信如丘

以至道難聞言

好學

不如丘之好學

當知自勉



論語卷之五